

亮己复礼辨

文明之月中，梁启超到了这个题目。

（何）这是个大题目。因为
那位“新学”马礼空的不说：“这个分
事，唯此为大，亮己复礼。”真好像这一言可

以兴邦。之后，若梁启超子，借题发挥，玩了
回批林批孔的圈套。马礼空双策我，终得一时之

星主乐城，欲摧南三个九级地震，孔子所
“推广”了，又被“批倒”了，儒家捧出通

天教主的，儒教也倒了。北世的知识分子也整
到阴山背后去了，似乎这一言可兴邦，可
以亡国亡种。

杂文集

其实呢，亮己复礼是早已常
语矣《论语》：“颜渊问仁。”



燕山文艺丛书



曾白融杂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1271

I267
24

曾白融杂文集

(燕山文艺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8千字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80册

统一书号：10355·303

定价：1.20元

曾白融杂文集序

廖沫沙 顾行

曾白融同志的杂文创作，看来和《北京晚报》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这次结集出版的杂文中，就有许多篇是我们先在《北京晚报》的付刊上读到的。

解放以来报刊上的杂文，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时期：一个是六十年代初期以邓拓同志《燕山夜话》为代表的杂文的一度兴起；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以来杂文的空前昌盛。在这前后的两个时期中，为繁荣杂文的创作，《北京晚报》都曾经作出自己的努力。

六十年代初期《北京晚报》的贡献，是组织和刊出了邓拓同志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虽说这个杂文专栏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之初给作者和编者带来飞来横祸，晚报也因此而被迫停刊，但是历史早已证明，《北京晚报》组织《燕山夜话》是有功而决不是有过。正是由于晚报的努力，使我们的作者得以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为我们广大的读者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精神食粮。

《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具有鲜明的特色。邓拓同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政论家、诗人和散文作家，具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度的理论修养和精湛的写作才能，他把

这一切都熔铸在一篇篇只有千字左右的小文章里，厚积薄发，举重若轻，因此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开创了杂文写作的一条新路——知识性杂文，在读者中产生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经历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浩劫之后，一九八〇年初《北京晚报》复刊，复刊后的《北京晚报》的杂文怎么办？晚报在《编者的话》中说：

“看到晚报，大家就十分怀念马南邨（即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个专栏再也不能和读者见面了。我们在这里开设了又一个专栏《百家言》，发表近似《燕山夜话》的知识性杂文，不同的是，这个专栏将由大家来写。希望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积极在这里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见，而且可以互相探讨，展开讨论，发表不同意见。”

许多专家、学者和作家为《北京晚报》的《百家言》专栏写来杂文，一天经常多达二三十篇，接触到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这些文章经选用刊出以后，对消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对社会风气的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第一个响应为《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撰写杂文的作者，就是曾白融同志。《北京晚报》复刊之初，他在《百家言》专栏发表的第一篇杂文，题目是《漫谈夜话》，第二篇杂文，题目是《三家村》，由此一发而不可止，成为《北京晚报·百家言》杂文专栏几年来主要的作者之一。

我们从曾白融同志最初几篇杂文的选题，可以看出他的杂文创作和《燕山夜话》的联系。他和许多《百家言》专栏

杂文的作者一样，正是在邓拓同志开创的知识性杂文的新路上继续开拓前进。我们深知，知识性杂文是不容易写的，它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力，而且需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和博学多才的功底，曾白融同志是有这样的功底的。过去我们主要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中读到过他的二十多篇杂文，已经感到作者思想深刻，笔锋犀利，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次从他自选的集子中，又进一步读到他在《百家言》之外在全国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七十多篇杂文，更感到这些杂文题材丰富，广证博引，议论风生，具有知识性杂文的特色，为读者展示了一个相当宽广的知识天地。在短短的几年内，完全利用工作之余，写出了百多篇这样质量很高的作品，就不止说明他的功底，也说明了他的勤奋。而勤奋正是一个杂文作家成功的首要条件。

前后两个时期的杂文及其作者，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在“左”的错误路线下，杂文是难于发展的；在十年动乱中，象《燕山夜话》这样优美的鲜花，竟被说成是彻头彻尾的“毒草”，它的作者也在创作的盛年被迫永远放下了他的如椽之笔。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们党的生活的新局面，也开创了杂文写作的新局面。我们深有所感，今天是杂文写作最好的时期。曾白融同志的杂文集在这个时候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们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更勤奋地挥动他的笔，为繁荣新时期的杂文，进一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曾白融杂文集序.....	廖沫沙 顾行 (1)
摩登反革命.....	(1)
八娼九儒.....	(3)
猫忌.....	(5)
悲戚戚有因，笑盈盈有理.....	(7)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1)
法度云乎哉.....	(14)
毋食马肝.....	(16)
红脸还是白脸.....	(18)
唐虞揖让三杯酒.....	(21)
古人诗句犯师兄.....	(24)
漫谈夜话.....	(27)
三家村.....	(30)
慎独.....	(33)
寒花晚节香.....	(35)
莫当“三旨相公”.....	(37)
话说王昭君.....	(39)
谈名.....	(42)
目不识丁解.....	(44)
古代旅游.....	(46)
一团和气.....	(49)

骨董·····	(51)
世界观究竟算几家·····	(53)
长肉诗·····	(55)
且莫猖狂爱咏诗·····	(57)
衙内·····	(61)
画像·黥面·剃阴阳头·····	(63)
冯道·····	(65)
七十致仕·····	(67)
文艺的社会功能·····	(69)
应铸施全砍秦桧·····	(71)
论中庸·····	(72)
九千岁与立生祠·····	(74)
大奸大恶·····	(76)
文以载道·····	(78)
镜子·····	(81)
主流·····	(85)
请君入瓮·····	(88)
娱乐·····	(90)
爱情·····	(94)
古人的业余时间·····	(96)
话说百家·····	(98)
《打金枝》中的唐王·····	(100)
基本功·····	(102)
徒猛干不行·····	(104)
喉咙要宽松·····	(106)
神似·神来·神品·····	(108)

苏轼·贾谊·陆贽·····	(110)
拉郎配·····	(112)
怕变·····	(114)
影射·····	(117)
杂家者流·····	(120)
奔丧·····	(122)
老大莫伤悲·····	(124)
鲁迅与戏曲·····	(126)
克己复礼辨·····	(134)
关系学发凡(上)·····	(136)
关系学发凡(下)·····	(138)
知识分子尾巴考·····	(140)
劫富济贫·····	(142)
时代悲剧·····	(144)
嫦娥是谁的妻子·····	(146)
百余年前的呼声·····	(148)
为岳飞叫屈·····	(151)
拿起写杂文的笔来·····	(153)
除暴安良·····	(155)
刘秀并未杀功臣·····	(157)
婚娶生育年龄·····	(159)
一刀切·····	(161)
漫谈杂文·····	(163)
老鼠·····	(165)
焚书与坑人·····	(167)
“学而优则仕”赞·····	(169)

“一切向钱看”溯源·····	(171)
“道德继承论”及其它·····	(173)
孔子的厄运·····	(176)
书生·····	(178)
为什么诸多文艺作品争相传写杨玉环·····	(180)
赤壁之战的设计师·····	(182)
北京——天府之国·····	(184)
北京人·····	(186)
古文断句闹误会·····	(188)
调查与研究·····	(190)
关于“重农轻商”·····	(192)
江郎才尽·····	(194)
“率由旧章”·····	(196)
铁衣着尽着僧衣·····	(198)
小国之君·····	(201)
音乐功能·····	(203)
三个莫愁女·····	(205)
余权·····	(207)
始皇与项羽的暴兴暴亡·····	(209)
梁、祝是哪里人? ·····	(211)
衣冠风尚·····	(213)
庆岁话屠苏·····	(215)
人才难得·····	(217)
出口转内销·····	(219)
豆腐·····	(221)

师道尊 重	(224)
用其所长.....	(226)
后记.....	曹白融 (228)

摩登反革命

孔子，“圣之时者矣”，因为是“时者”，鲁迅说他是摩登圣人。

以明朝政治家于谦事迹写成的绍剧《于谦》，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 成为重大反革命政治事件。这位生于五、六百年前的于谦，被成立了“于谦问题专案组”，拉到电视台批斗。不折不扣，成了摩登反革命。因为据说：《于谦》与《海瑞罢官》，一南一北，互相呼应，海瑞就是彭德怀，于谦就是海瑞，因此，于谦就是彭德怀，就是反革命了。

这种颠倒黑白，借用诡辨术的讼棍手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是有师承的。《吕氏春秋》《察传》中说得明白：“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所以，狗就是人，人就是狗！所以，林彪、“四人帮”可以是最最革命的，而革命者可以是最最反革命。所以，管你于谦还是海瑞，请上电视台挨斗，统统地：摩登反革命！

豫剧《卖马记》有驯烈马情节，因为，据说打砸抢是造反派脾气，因此，造反派就是烈马，因此，驯马就是打击造反派！剧中有恶霸地主秦蝎子，秦蝎子当然姓秦，而秦始皇呢，不用考证，也当然姓秦，因此，《卖马记》也就当然攻

击了秦始皇。又据说，秦始皇是法家，而“四人帮”，又以社会主义时代的法家自诩，因此，攻击秦始皇，不仅攻击了法家的一位祖师爷，很象是攻击“四人帮”自己。因此，顺理成章，《卖马记》“数传”而成了大毒草！“大毒草”的作者，批准者，鼓吹者自不用说。被揪被斗，“数传”之下连有的观众也株连在内了。

不过，“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毕竟还得“数传”，毕竟还得费点事，如果不用数传，说白就白，说黑就黑，那就更方便，更省事了。这也是有办法的，清人在《谐铎》一书中记载过讼棍的另一不需数传的手法，据载：有父子俩，是“贪黠”的讼棍，小鬼把他们押到阎浮屠殿，阎王问他们：

“尔等挟何术，能颠倒黑白如此？”这两个讼棍说：“不难。”比如，柳下惠坐怀不乱，“作强奸论”，本来，传说中的正人君子，就成了“坐怀”的强奸犯了；传说中一再企图杀舜的象，“傲象系兄，是遵父命”，杀人犯倒成了孝子。阎王再问：你们怎么能够骗得了审案的人呢，怎么能够骗得过别人呢？好说：“排之，阖之，抵之，伺之，为枝叶以眩之，旁为佐证以牵之”，于是“我术蔑不售矣”！这就是说排之，阖之，弄些枝枝叶叶，胡搅蛮缠，再制造点假证明，于是，煤球可以说成白的，雪是黑的，鹿是马，骆驼只不过肿了背，还是马！“我术蔑不售矣！”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句话：“老娘说了算！”

原载《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辑

八娼九儒

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之说，很鼓噪了一阵，首创这一理论的“四人帮”，也让人感到似乎还有点想象力的样子。其实呢，知识分子被列为臭老九，发明权属于元朝统治者，古已有之，他们只不过贩卖的是封建现成货。

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分人民为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明明白白，知识分子的儒被列为老九，虽还不曾明确戴上“臭”的帽子，但位列娼妓之下，你还香得了吗！

不平则鸣，有元一代，这些九儒们，以戏曲舞台为战场，无情地揭露元朝社会丑恶，展示人民疾苦，嘻笑怒骂，深沉郁忿，造出了一代元曲，为我国文化放了异彩。你说他是臭老九吗，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却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粒铜豌豆在《单刀会》里唱出了“天道中兴汉”，把刘备的小朝廷“汉”，与汉民族的“汉”一锅煮，似乎含糊但又十分明确地反异民族的统治，还让窦娥把至尊无上的天老爷也骂了一通。当时，元统治者还没有发明清官比贪官更坏的理论，因此，包公还没有当摩登反革命，也没有搞包公专案组，至今留下来的元曲剧本中，有很多包公形象。关汉卿就让包公“三勘蝴蝶

梦”，还让他“智斩鲁斋郎”，诛除强暴，平反冤狱，真是一粒铜豌豆啊。

但是，有的儒却曾从另一角度，附会“九儒”这一发明创造，以诗和古文辞名于清朝咸、同年间的黄钧宰就说过：

“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宜乎九儒仅居十丐上也”。因为有个唱戏的沙的当了类乎今天部长级的平章，就令他慨叹为“宜乎九儒”，其实，唐高祖一登极，就曾授与一个跳舞的五品官。伶官，舞奴，封建时代没有社会地位，一当了平章，授了五品官，就讥之为臭老九，是有其传统偏见的。不过，就凭唱一出戏，跳一个舞，随人主爱好，骤登高位，说他为“宜乎九儒”，也难怪的。

准此，那为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唱赞歌的，躲在三月的租界里放暗箭的，在文艺界、学术界胡抡金棍子的文痞，确乎是“宜乎九儒仅居十丐上也”，臭老九之名，“四人帮”正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脸谱如实描画的。

原载《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辑



猫 忌

马为六畜之首。它能有这么高的地位，大约就因为它能驾车打仗。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就标明了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大小，国势的强弱。稍后，战国时代的苏秦提到“车千乘，骑万匹”，既然发现了可以“骑”，因此就发展到了后世的骑兵。成吉思汗就靠了他的骑兵，在欧洲横冲直闯了好一阵子，铁蹄之下，还统治了中国近百年。因此，马在六畜中名列第一，是有历史原因的。

除了军事用途而外，马还可以拉犁耕田，也可以驾辕拉车，北京杂技团还用于演出马戏。而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却给马派了新的用场，原来，马也可以参与阴谋篡党活动：《卖马记》中的马，闹得冤案迭起，《三上桃峰》中的那匹大红马，更闹了个乌烟瘴气。名列第一的马，又株连到名列第二的牛，一出名《还牛》的花鼓戏，因为有牛，牛、刘谐音，成了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一时之间，举国“闹翻案”，“走资派”遍地走，帽子横飞，黑云压城，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政治闹剧，写出了一部“四人帮”式的今古奇观。

谈马色变。谈牛也吓人，谈猫更危险。你要敢说猫是捉老鼠的，“阶级斗争”就立刻找上门。

那么，究竟养猫干什么？我并无考据之癖，但对猫不考

据考据，你真要糊涂一世了。据考据，无论中外，无论古今，猫都是捉老鼠的。宋朝的苏东坡上神宗书就说：“养猫以待鼠……畜狗以防奸。”说得明明白白，养猫为的是“待鼠”。而“四人帮”时期，说猫捉老鼠固然有罪，一直发展到谁要提到猫，也算大逆不道，河南有个老师讲了一篇《猫岛》，并没有说猫的功用是什么，只因为捉到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赶出校门，当了十多年现行反革命。

历史也真会开玩笑，无独有偶，唐朝的那位武则天女皇，也是不准养猫，不准谈猫的。据史书记载：武则天害死了唐高宗的两个妃子，淑妃肖妃临死前骂武则天说：愿下一辈子自己投生为猫，武则天投生为鼠。“生生扼其喉”。从此，武则天宫中不准养猫，当然也不能谈猫。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手段，也算得一世之雄，但却自比为鼠，不准提猫。怕猫要“生生扼其喉”！这好象是谁编造了武则天的政治笑话似的，但白纸黑字，史有明文的！

关于“养猫以待鼠”的问题，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罗大经作过补充。他说：猫不捉老鼠也就罢了，但不能不捕鼠而捕鸡，“疾视正人，必欲尽击去之，非捕鸡乎？！”罗大经认为：专门仇视好人，把好人都打下台。不正是捕鼠而捕鸡吗！他还说狗不咬盗贼也就罢了，但你别吠主人。他说，那些拉帮结伙，把持政权。“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养猫捉鸡，专门打击好人。这位罗大经好象说的是他身后八、九百年的“四人帮”了。

罗大经似乎是个预言家。

原载《戏剧艺术论丛》1979年第1辑